

清詩話



山靜居詩話

石門方薰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鄉先生周貧。隱於市廛。讀書賣米。敦交誼。恆急于人而不暇自顧。遂至徹貧。然豪邁自若。海內文士。無不知周處士也。嘗夜起作梅花詩。行吟達曙。不覺自梅里而入桐鄉郭外矣。履穿不能途步。借村店紙筆錄所作詩。寄城中汪司馬柯庭。遣舟邀至家。懽聚旬日而去。其詩有爲愛梅花欲斷魂。酒懷難遣是黃昏。逆風香裏隨筇去。知在月明何處村。破除萬事已衰年。說與梅花也可憐。樹底婆娑倚寥寂。祇將詩句鬪清妍。誰識閒中別有情。酒醒時已夜三更。鬚眉影落溪光裏。人與疎梅一樣清。迢迢良夜此江鄉。獨往尋詩興覺狂。欲向荒寒參妙諦。滿身花影滿頭霜。

朱竹垞李秋錦兩先生。齊名于時。同舉康熙間宏詞科。朱官檢討。李歸田里。賦桃花云。水岸亭臯各占春。生來未浣馬蹏塵。千株一笑誰傾國。

烟霧休遮著眼人。行路逢崔也乞漿。隔鄰非宋亦登牆。齊名若箇先呼李。料得東風愛豔妝。後竹垞罷官。著騰笑集。刊成李題後云。供奉吟箋絕可師。換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愁好。纔脫朝衫便有詩。皆于言外見意焉。

錢唐嚴鐵橋。夢亡女阿清詩曰。哀樂中年有萬端。不堪夢裏見金鑿。

樂天有哭金鑿子詩久知賤女成吾錯。祇覺生兒似汝難。惆悵今宵空會面。沉吟往事欲摧肝。刹那縱識浮漚幻。孤枕殘燈自寡歡。三四一氣轉落。出之至

情。此種詩。雖前人未易多得也。鐵橋名誠。性戇直。朋友有過。輒面責不諱。人多難堪。然年逾弱冠。書無不讀。惜早亡。不得竟其所學耳。又題高其佩畫狗歌云。今年作客考豐縣。忍死須臾爲貧賤。歸來卻值三伏中。千山萬山踏教徧。崎嶇峯峯仄徑穿。百五十里無人烟。是時同行祇一狗。俄頃不忍相棄捐。豈知向午氣轉熱。山石如焚水泉竭。我心憚暑況爾狗。力盡長途足流血。十步可憐九步蹲。艱難到渡愁黃昏。盤旋頗遭衆客惱。哮吼更愧舟人言。移篙十里天如墨。渴赴波心勢難抑。爾狗何

知滅頂凶。無力救時空歎息。吁嗟我本非主人。以死相累真奇寃。多情  
解戀窮居客。遺恨偏慳敵蓋恩。孫家草堂背山郭。壁間兩狗形殊惡。掉  
尾睚眦欲吠人。詳看乃是高公作。高公書法妙寫生。以指代筆天機精。  
偶然貌此有深意。似言此類未可輕。天生此類曉忠義。寄書負米猶餘  
事。兄弟鮮仁臣不臣。對此甯無自慚愧。高公跋中云爾世人輕以狗詈人。愚者逢  
之生怒嗔。辜負背德狗所恥。人邪狗邪豈其倫。我觀此畫世應寡。苦憶  
歸途所攜者。形軀毛色俱儼然。可惜呼之不能下。詩亦奇倔。

康熙間。士人居家恒多友。文墨讀古書。挹揚風雅者。吾浙如錢唐趙氏  
之春草園。小山堂。吳氏之瓶化齋。嘉興曹氏之倦圃。桐鄉汪氏之華及  
堂。展硯齋。時皆名儒老宿。往來讌集無虛日。畧如玉山草堂故事。至今  
猶有道之者。近則并無其人矣。龍泓丁先生敬谷林趙氏舊交也。其過  
春草園詩八章序云。園中雜饒名花。無非佳種。每花時。谷林輒作簡遣  
伴。慇懃期請。未嘗以不速視友朋。如杜老草堂之燕也。追涼池上。布席  
花間。若爲園中故事者。至暑憲邵侯之瓜。寒說宋公之餅。敦去聲羅槃列。



豆進籩加珍俸段煉巧壓郇庖斯又餘事焉爾矣偶或兼旬未面輒復  
申其手畢訊問無他重以綠菴紫鬣不待吳移新脯精糗甯勞顏乞或  
期鑒古或訂探幽張愛賓有言經年共賞山泉永日惟論琴畫古今同  
致詎不信然昔誦少陵誰家數去百徧未闕之句謂亦可見當日人情  
之鄙故沾沾感此不厭清狂之主若以谷林視之則九萬里風斯在下  
也矣祇恨無少陵俊筆使吾谷林襟韻照耀行墨間耳予老矣頽廢侵  
尋行將就木追惟昔交情多禮篤久而不渝若谷林者真平生良友第  
一人也今春偶經其園感從中來棖觸不已嗚呼過嵇呂之舊閭乏向  
生之藻賦向秀有思舊賦見文選低回俯仰我愧如何爰題絕句聊託畫悽云爾趙  
兄情抱水迢迢逢著花開卽見招卻似春風也追憶慇懃猶到最繁條  
曾共髯翁把酒來高低忍踏舊亭臺梅花了解相思苦抱住寒梢不肯  
開淡沱池光洗釣磯當年柳影見依稀池邊多少閒鷗鷺早伴寥天一  
鶴飛園有三十六鷗亭縹緲層樓構意新祇容青靄作比鄰遙遙天目應惆悵不  
見掀髯倚眺人岑樓四疊可眺天目山卽以名焉秦蕙田八分書垂楊傾倒草萋萋遮斷蒙苔屐印泥

野鳥不知人怨聽飛來猶是盡情嘓柳邱謝壑稱胸成散步真教五欲

清他日何人知慘淡任隨一作渠輕蘚發狂生亭臺樹石悉出谷林胸中邱壑布置者連蜷桂樹

小山叢異種疑分白兔宮南華堂背巖桂兩株叢幹合本婆娑可玩谷林曰此所謂叢桂也種不易得月斧雲斤消息斷

一枝遺恨向秋風憶鄉試報能予往慰之谷林語我曰我猶作此舉者老母命也語次淚數行下蓋谷林孝思純篤得乎天者全也惟我知狀附記於此以示賢諸孫徑

草蕭蕭蔚似麻文梁徙燕檻升蝸無情最是高松樹曳翠牽蘿蔭別家

鮑君以文云末章別有寄託不獨慨其園之易主也

詩固病在窠臼然須知推陳出新不至流入下劣此慈溪葉丈鳳占之

論也丈為宋石林先生之後先世徙居慈溪之石步山賣藥吾里與先

人為莫逆交又號二韓蓋慕韓伯休之為人耳其客杭答友云西湖來

便興無涯半住僧家半酒家山水與人緣未了牽情不獨為鶯花其好

句如雲移山勢轉風挾樹聲迴屋漏成書格山圍入畫圖讀書無盡義

治圃有常程門映先生柳屏遮姊妹花山居雜興作天寒聲欲吼雪下勢偏橫

獅山雪霽悵別非長道分離是暮年送客山光隨岸去花影壓篷來游湖晚歸詩不

落格意自清新信其言之不誣也

臆亭詩話載松江黃唐堂楊花詩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見落時以爲雖工尙不離題境惟初白老人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乃得羚羊挂角無迹可尋之妙吾友鮑以文云黃詩特佳查句須出題面方見其妙余因記故人陳仁山芥舟氏句云莫亂春愁飄遠道錯看別淚上征衣有風不似飛花態無力還同病酒情周少穆之一年春事拋流水半醉心情付別筵未知誰得領下珠也

作詩雖曰學力然天資妙者所見不大亦別有風致非笨伯語使人可厭豆村老人一生以詩爲計日必有作作必存稿年逾耄耄不廢吟哦又極自珍秘所作等身懸之屋梁非至好不輕示可爲性癖耽詩者矣其詩自謂學徐青藤未免過于謔浪惟天機自得耳其琢句雅馴者如有酒座中驚北海逢人馬上說西湖送人北上買花不計錢多少留客都忘米有無自安拜詔直須封裸國看經真願下龍宮畏暑獨行已少長沮耦覓句難齊短李才自遣厭絮且饜鮮蛤蜊憐文曾葬死鴛鴦自安只可眼前乾我酒莫教背後說人詩代人送兄若云明日歡來必反惹今宵寤未曾燈瓶

花無恙。煩蜂探鄰竹。多情走筒來。秋五言詠物如小憐。傾蓋立。疎愛覆

杯勻。山布囊驢背月。野艇泊頭砧。棗和沙搬雪繭。趁火燃香珠。生要知

大婦苦。試以小眉看。醋馮夷書自懶。龍女病曾嫌。帶敢云專筆削。亦必

定君臣。方藥豆村爲錢唐。洪簡字玉山。

余不解移宮換徵。大都填詞之隨境緣情。關脈轉折。較作詩尤宜熨貼

自然。調無長短。如珠貫一串。造句須有追魂攝魄之妙爲工。錢唐馮法

唐蔗老氏。才思清麗。風韻殊佳。國朝詞家後勁也。畧舉所作。如問歲今

年十五纔。眉山未畫秀生來。向人也學道愁懷。雲綠初分蘭葉鬢。花

紅新試牡丹鞋。小開簾幙看春街。浣溪紗今年和燕情忙。比蜂聲靜。牢籠不住

輕狂性。闌干纔到又過牆。相離不久還相並。扇避輕羅。醉停花梗。東

風如夢飛難醒。前身眞箇是何郎。美人裙上留香影。踏莎行造句如鶯天

絮地。如何少得離人淚。閨怨亦不減宋人風致。

許文煥字振武。號澹園。嘉興人。與弟燦皆有詩名。先人曾用唐人詩意。

寫姑蘇惜別圖。時次唐韻題者甚夥。文覽之似無當意。乃次元韻云。金

閨門外短長條。分手淒涼接渡橋。畫裏忽看楊柳色。離魂猶逐曉風搖。  
津樹旗亭睽眼新。十年曾此話風塵。鶯花老去無相識。淪落天涯舊酒  
人。再疊前韻。冉冉春光上柳條。畫船笑語出官橋。賣花聲杳山塘外。不  
見吳娘金步搖。日暖花香放斬新。半塘橋外縷生塵。依稀記得春風面。  
聽撥琵琶錯認人。

初陽蔣君少讀書。自昕至夕不能成誦。年逾及冠。忽一日頓悟。凡平生  
讀過書。無不了然于心。其後開卷。過目不忘。人以爲夙業所至。其詩若  
文。一本性靈。嘗曰。人每以氣格論詩。是以尊漢唐而薄宋元。若以世風  
言詩。則代有其詩。平心讀之。自知其乘除運會之變。識者韙之。今錄其  
所作數章。可概見矣。手指其四曰。無名指。遂賦一章。十指寄兩手。右者最勞苦。其左得少逸。  
時亦效拍拊。以此衆指間。強半可椎鼓。摩挲爬背具。數十不得五。一爪  
獨挺然。透甲越寸許。擊案鏗有聲。注水一勺舉。問渠何能爾。傴僂向我  
語。生長皆主恩。爪也敢自詡。所賴託身僻。動輒謂爲左。素又無名稱。百  
役不我與。藉用得朝夕。幸免屈折侮。指使頃見頻。漸已多齟齬。聞言竊

太息恍焉心獨撫人壽無百年大抵皆自取莊生喻樗木信哉不誑汝

勞勞塵鞅中此身將安處

雜言

羲娥逐飛轍烏兔亦苦辛茫茫觀萬象變

化無逡巡今日川上水昨日山頭雲東西復南北流浪誰區分昨日柳

上花今日水中蘋東西復南北那得知本根稟命不可期幻哉此一身

今日坐上客明日山中人

題聽雪圖

雪淡無味白無色色香臭味名言絕惟

有傾耳卻有聲亂飄密灑俱可聽始聽悲風號寒木刁簫急霰打茅屋

忽而盈尺積庭樹剗然一聲傾折竹空堂薄暮音沈沈一聲一聽清一

心不知此聲乃非雪厥聽不瑩非知音雪花飛來大于掌霏霏落地寂

無響不聽以耳聽以心分明有聲絕名象此非和合非因緣心非太古

言難傳杜陵兩耳久解脫

杜詩耳從前日聾

舟重無聞吁可憐先生伐茅南山下

寒溪灣環劇蕭灑有琴無絃笛無孔聽于非聽真靜者前年寄我一尺

圖雪片歷亂雲模糊衡門無聲木葉下云□□□聽雪廬去年亦放剡

溪棹惜哉乘興未一到頑然耳批拔未得聽之奚由領其要先生屬題

我不辭受而未答心獨笑有眼不識雪色相况乃希聲更微妙不然先



生繪事早入神。久與詩筆爭清新。繪水曾聞繪聲手。雪聲何不傳其真。  
此中消息吾知矣。欲言不言君莫訾。我方掩淚讀楞嚴。默默無聲聽終  
始。同人游茅庵  
飯蓮上人房透迤一徑入松林。佛火齋鐘此共尋。若爲破除煩惱障。漸  
教消歇利名心。拂衣竹染秋來色。覆石蕉移午後陰。喚起逃禪蘇庶子。  
一杯米汁且頻斟。初陽名紹輝。字繹文。桐鄉人。

錢唐金處士壽門。詩極研鍊有隽味。題畫諸作。尤得超詣。其自題畫馬  
云。撲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躡五雲端。紅韉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  
好看。花間酒幔水邊樓。嘶處隨郎郊外游。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  
不回頭。古戰場中數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牛  
羊一例看。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驅馳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  
一顧值千金。皆攄寫其胸中俊發之氣耳。

詠史詩。今人皆雜議論。前人多有案無斷之作。其諷刺勸意在言外。讀  
者自得之耳。桐鄉沈愚夫梧堂氏。讀漢書絕句。作法似之。其詩云。雞鳴  
佩玉復登朝。戰馬嘶聲入紫霄。草昧英雄誅已盡。獨留非種亂良苗。肅

靜龍衣夜上臺。虛堂風雨侍魂來。誰知牛腹書中字。不種神機種禍胎。  
新頒負屨畫圖中。堯母魂歸下碧空。欲問前朝諸呂事。女陵哀雁唳秋  
風。離宮冷落晚妝寒。永別君王事可汗。一曲琵琶數行淚。幾曾寫入書  
圖看。不著黃貂新室中。渭陵麥飯冷春風。漢家老婦甘心死。誰遣將軍  
作漢公。竺國朝回天使車。伊蒲盛饌滿庭除。他年龜鶴消沈處。好讀桑  
門萬卷書。

詩發乎情。故能感人之情。懽娛疾苦之詞。皆情之所不可假者。非若嘲  
風弄月。可以妝點而成也。王曾祥慶徵甫病中有作云。卻病吾不能。憂  
病病乃更。不如隨所事。聊以忘吾病。開卷即前修。當杯樂中聖。手閒時  
作書。興至自成詠。小園偶經涉。寓目得幽篁。遠山出雲校。嬾日度池鏡。  
林禽止復呼。花竹鮮以盛。卽物見天機。觀心極瑩淨。夙昔無恡情。邇者  
務適性。眞宰期可憑。運生會有竟。誰能覓上藥。一笑謝祀禱。持以俟百  
年。詎曰非正命。患疥云。一疾廢百事。疾更不在大。自昔言細微。厥疾惟  
痼疥。余生嘗患此。至今尙禁齟。如何血氣衰。仍不蒙寬貸。初時止二三。

倏忽遠聯綴。焦枯似少平。爛熳旋復會。當其勢欲張。若有憑爲祟。內火鬱以蒸。百蟲暗相嘬。長爪搔未足。沸湯沃稍快。剝且及肌膚。寒遂侵肩背。攤書心爲煩。執筆手有礙。就寢鮮安恬。兀坐何聊賴。赤鱗渺難求。黃蘗遠莫逮。多恐日纏繇。轉更增疴瘵。涓涓寧無慮。熒熒固可畏。積小成大憂。往古有明戒。譬徵著有靜。便齋詩五卷。文五卷。曾見賞學使雷。□  
○兩王生傳。先生其一也。及其沒。杭太史董浦曰。吾浙無王瞿。讀書種子斷矣。瞿蓋先生別字云。先生有喻偷兒詩曰。三月初八夜。偷兒從東鄰入廚下。繇衣酒具之屬。爲之一空。詩以喻之。窮巷何曾有富人。也。勞穿字過比鄰。壺尊尙貯前村酒。緼褚纔離稚子身。可是飢寒無藉在。須知爾我等艱辛。他時相遇休相避。得失從來不當眞。又有憫偷兒曰。不數日。偷兒入鄰家被獲。前竊之物。業已質錢。錢亦盡輸於追胥矣。詩以憫之。視盜何須似邵雍。受贓正與盜相同。黑繆一下纏身急。赤仄渾憐轉眼空。守劍爾能更舊習。捐金吾尙想遺風。年豐莫卜民生悴。援手無方痛未窮。董浦賣所藏酒。得金數斤相贈。書以報之。如君高誼古誰倫。

共少分多事更新。好客漫思尊有酒。故人應念甌生塵。取懷白晝兩無  
愧。入手朱提一笑春。卻怪俗交爭利路。偏憑杯酌說情親。  
歎爾拋鄉井。經年作遠遊。苦吟依佛火。香草寄離愁。議論初無忤。心情  
久更投。共憐雙鬢雪。漸漸欲盈頭。此父執陳翁。自天投先人之作也。翁  
字其源。別字北舫。嘉興之梅里人。其作先人輓章。有五陵結客投金盡。  
塚木何人挂劍來。三復脊令原上句。平生不作絕交書之句。非深交不  
能道者。

姚懷光素庵。嘉興諸生。性嗜酒。落魄貧無爲計。廢儒業。醫。友人處有方  
書數百卷。假觀年餘。悉得其術。敏慧可知矣。詩其餘事。然天資自足。亦  
不落人後。其賦武侯云。舉目無吳魏。當時孰與儔。英雄天不祿。管樂志  
難酬。星落驚司馬。風高冷木牛。定軍山下路。遺蹟獨長留。雄略終高世。  
皇天獨忌君。可憐師六出。無補國三分。成敗真難料。經綸自出羣。草堂  
桑梓在。梁父忍重聞。盡瘁酬三顧。殫勞總百官。漢家留正統。王業不偏  
安。凜凜忠言在。蕭蕭渭水寒。靈旗捲暮雨。國賊竟龍盤。于忠肅墓云。幾

看明社屋。公獨任其難。不藉經營苦。誰令反側安。奪門功一錄。汗馬力  
空殫。到得知松柏。翻嗟歲已寒。苦戰初迴蹕。南宮有警聲。當時誰再造。  
此舉竟何名。黃霧漫天暗。青燐入夜明。岳王祠宇近。相對各沾纓。題宋  
宣和畫花鳥。宮花零落却塵生。畫裏猶添故國情。一自杜鵑啼血後。塞  
垣春老不聞聲。嘲庭中鶴。無復鳴臯唳亦哀。襤褸瘦影步蒼苔。如何不  
展凌霄翅。甘向雞羣覓食來。

年垂九十恨誰知。腸斷偏安恢復遲。高孝光寧身備歷。滎河溫洛見無  
期。夢中拜手遷都疏。死後關心家祭詩。個是詞壇老方叔。壯猶彈壓幾  
偏裨。此錫山俞玉局題劍南詩集作也。放翁心事。具見終篇。可爲實錄  
矣。

余嘗謂詩盛於唐。至宋元以來。格法始備。論者概以溫柔敦厚。語意含  
蓄爲法則。不悟三百篇亦惟二南有之。餘皆非一格矣。

詩貴有不盡意。然亦須達意。意達與題清切而不模糊。措語妙者。則曲  
折如意。頭頭是道。溧陽彭光斗賁園詩。最達意。人所不能狀之情景。極

會出之筆下其所作如讀劍南書癖不可醫平生喜栽花二語分賦云  
貧家少藏書無奈性所癖偶耳急著錄隨目不忍擲巧偷迂朋儕軟購  
款賈客用此頗自豪得寸覷盈尺官歸貧更甚呼兒理殘冊差免亡篋  
三敢詔面城百坐擁手勤繙捧曝背從灸虞虎細讐字朽蝨牢補額好  
事或借觀口諾心不懌惟慚老眼昏未獲探至蹟來生化脈望知不  
書阨僑居屋數椽入門興抖擻喜其隙壤多可試栽花手運鉏轉瓦礫  
畚土疊培塿牆陰種竹新砌罅剔草朽奇葩暨時卉按譜索某某雜蒔  
滿苔階分栽映窗牖自□種花奴人呼灌園叟春風吹紅萼爛熳無不  
有爲花祝生辰再拜壽以酒舍之忽他適悵然負好友回首語春風問  
花無恙否鼻烟次□□閣學韻云上古食氣壽且神滋味漸開爭朵哆  
天生聖火見晉書淡巴菰見姚旅露書來從異域標稗史桐雷嘗藥惜未見遂令  
本草缺佐使辟寒驅瘴效最奇枳朮參苓晒徒爾以茲噓吸遍世人嗜  
烟直等昌歎美比來斯品更珍絕不產扶桑產濛汜烟來自西洋碾成琵琶金  
屑飛嗅處微微香霧起海客售來價百緡大官朝罷嘗一匕翠管銀瓶



出袖閒。灌腦薰心。嚏不已。始知鼻飲口無功。請借禪和明妙理。聞香神女無覺觸。辯味鉢提非舌揣。塵根互用隨處靈。色身本是旃檀體。旁徵軼事佐談哈。耳食眼飽都類此。人能捉鼻效維哈。地名炊鼻書魯紀。吸醋羣誇羊鼻公。魏徵聽鶯堪代吳牛耳。牛以鼻聽何況馨香一氣通。寧慮焚身同象齒。不見當年有鼻君。千秋脣蠻蠻方祀。先生大笑信有諸。姑免掩鼻對西子。寄鮑淥飲云。憶醉餘杭酒。曾分鮑叔金。江湖縈別夢。風雨隔遙林。繡嶺花飛滿。閒門春草生。後時相望意。忽忽罷瑤琴。汲古羲皇上。論交湖海間。九重知姓氏。二酉署家山。月作觀書眼。霞生處士顏。何當問元草。重款舊松關。

嘉興之梅里。自王周朱李以詩名後。作者不乏。余所知者。如徐琳字荆芟。柘南之子。人品既高。詩亦有家法。其喜雨一詩云。插秧久無雨。人心憂如惓。崇朝烟漠漠。亭午陰黯黯。九垓日脚晦。一抹雲氣含。潛聽雷出地。頓失天拖藍。沛德雨師下。爲虐旱魃殲。滋彼原隰膏。澤及瓜芋霑。瘠壤沃萬億。疲民蘇再三。頗喜水流活。那知火上炎。軒窗滌煩溽。庭沿成

汪涵兼旬竭澤苦。一夕降露甘。小畜占既處。大田歌有滄。荷蕒相慰勞。可以攜長鏡。題姑蘇惜別圖。用唐人韻云。紺珠花發亂垂條。夢繞吳閭第幾橋。暮雨蕭蕭何處曲。畫船歸去櫓輕搖。石城螺黛晚妝新。字刻琅玕玉。作塵唱遍君家腸。斷句旗亭頭白舊歌人。郭鳳字友桐種麥值薛魯齋過訪云。閒中識時序。荷我鉏耆行。初冬日差暝。木落氣逾清。值子溪橋來。林外拖筇聲。席地坐亦適。何必詣柴荆。相談稼穡事。眼下無俗情。妥蝶舞黃花。令節轉元英。觀彼畦中麥。露晞朝日明。我徒業未耜。勞力兼勞形。久期結鄰約。與子相耦耕。又云。讀書不成名。心甘老牖戶。田園倚爲生。爰得此樂土。秋穀旣已登。麥苗又鮮嫵。磨礪候新晴。家家築塲圃。胼胝及手足。飽食茲腹臍。一年復一年。人老不辭苦。又賦兒子未一週云。兒子未一週。學語未學走。不識伯與父。阿爺爺信口。兒子未一週。傍燈喜弄火。火滅不見人。撲向娘懷坐。兒子未一週。見硯便擎墨。擎來入口含。面塗烏鴉黑。兒子未一週。撫鏡兩相笑。不知是已形。指點向人抖。兒子未一週。不識黎與粟。卻知斯可食。兩手各執一。邨居云。比戶

連邨舍。漁樵也結鄰。歲豐家貯足。卑儉俗安貧。笠戴一犁雨。鋤來滿隴春。相攜論農圃。多是耦耕人。人家門乍啟。放鴨出灘沙。曬穀祈晴日。負薪帶雪花。愚兒偏就傅。少婦學持家。布素機中出。衣衫不尙華。徐鉉字昭儒。秦駐山云。祖龍駐蹕處。宮殿竟荒蕪。西北長城起。東南王氣孤。焚阮成左計。劉項不爲儒。一撮埋金土。空勞萬世圖。短檠次韻云。孤坐愁無寄。長歌一短檠。忍教牆角棄。轉憶案頭明。病榻常憂燼。雞窗到曉清。十年徒對爾。憔悴竟何成。柳絮云。一自飢驅未息肩。銷魂幾度柳飛綿。昨宵夢入江南路。又上秦淮渡口船。

### 附錄

楊

璣文

字止齋。方正學先生祠云。正學眞儒者。成仁洵大賢。遙思靖難

日。苦恨革除年。政業從容就。明廷倚任專。格心惟一德。增秩定三遷。削地謀非拙。移封計實便。雄藩終反側。國步遂迍邐。事口惟修政。防胡拓守邊。未聞嘶石馬。已見啟金川。燕子來何速。王孫啄可憐。淚揮衰絰上。氣奪袞龍前。篡字名應正。驅除草肯宣。隻身甘自殉。十族痛相捐。鐵景

同風節。齊王孰比肩。殘骸當日瘞。遺集後人編。故里崇忠烈。荒祠肅豆  
籩。豐碑苔剝落。義井草芊眠。不盡平陵恨。難回柴市天。愁深華表鶴。血  
染樹頭鵑。風節千秋炳。文章萬口傳。恩隆邀異代。錄祀尙□□。題駱臨  
海集云。駱子江東彥。居然一代雄。爲文標四傑。草野見孤忠。亡命身將  
隱。歸空道正窮。幸存遺集在。千載仰英風。題曹娥廟云。廟口殘碑六尺  
強。頻年行客薦椒漿。墓門寂寂生春草。宰木蒼蒼帶夕陽。當日捐軀哀  
少女。異時題背頌中郎。我來憑弔情何限。遺響猶傳河女章。天台紀游  
三首云。寒拾昔巖棲。破竈基未滅。瀑響間松聲。此境洵清絕。何爲閭邱  
知。豐干洵饒舌。隱身巖天桃花灼灼。洞口風淒淒。玉鏡照雙女。步步令人  
迷。欲去還復止。惆悵聞前溪。桃津華頂插雲霄。燦如蓮花發。遐矚小滄海。  
三山渺一髮。趺坐磐石間。經聲出林樾。華頂峰九里松云。誰名松九里。九  
里竟無松。寺古棲殘衲。山空荅遠鐘。沙明石齒齒。泉碧水溶溶。回首看  
歸路。雲深沒兩峰。感懷云。大造施德澤。人物皆稟受。亦有未盡均。吾生  
詎云厚。孤露痛早歲。提攜賴吾母。撫畜靡不至。荼苦良已久。烏有反哺

時問心多負疚。苦節竟未彰。吁嗟伊誰咎。又云。五歲入家塾。端坐誦蒙求。十歲讀詩書。疑義務綢繆。十五事筆墨。志欲慕前修。一日復一日。不覺安自偷。爲儒志不逮。爲農力不周。無成自足鄙。誰肯爲包羞。

姚

夏字

大野。呂梁舟夜云。未識彭城路。長河獨夜行。忘家歸夢杳。多難

客身輕。百仞懸流勢。千迴激棹聲。遙聞村砦裏。隱隱一雞鳴。登華三首云。三峰初入望。數里隔塵寰。石磴無窮路。金天第一山。仙蹤仍杳渺。鳥道強躋攀。吾愛希夷峽。低徊未肯還。絕壁看題字。凌高屬鬼工。懸崖安刹宇。汲水上穹窿。拂面山雲繞。回頭世路窮。昌黎慟哭處。只尺翠微通。落雁風頭句。清狂李謫仙。雲煙仍一氣。呼吸近諸天。石路神人闢。鐘聲下界傳。我身在何處。回顧萬峰連。水簾洞云。人家依絕壁。鑿穴處山坳。駕木通猿路。開門俯鶴巢。兒童汲野水。煙火動寒庠。過客遙瞻睇。荆扉卻可敲。平涼宿故韓。府云。舊跡何堪問。先臣此相韓。原注先大父曾任韓長史宮門遺賜詔。寢殿想衣冠。簷雀千羣聚。庭梧一樹寒。感懷因信宿。曉雨故灑灑。朔方中秋示楊公子子遜子瑜二首云。客閒知漏永。邊署早寒輕。令節



逢秋半高歌入夜。清濕欄凭有露。遠柝聽無聲。不盡關山。意開襟藉。友  
生。昨歲西陵月。今宵塞上看。客秦貂敝後。入洛犬歸難。江樹三秋夢。邊  
霜八月寒。祇餘桑落酒。銀燭幾回殘。夜起寫懷云。鄉書初寫就。中夜不  
成眠。心事如相語。懷人在眼前。邊霜寒客枕。江雨夢歸船。譙鼓何匆促。  
悠悠未曉天。贈陶守戎秉衡云。運甓籌江左。當今陶士行。臥龍鄒子國。  
分虎受降城。緩帶防秋暇。華鐙夜宴明。相逢多作客。喜我聽談兵。寄吳  
幼輿先生司李桂林兼懷長公泳思兄云。可念吳夫子。蒼梧雲樹間。一  
官初白髮。雙屐幾青山。讞獄秋荼散。趨庭春誦閒。炎方有瘡癘。報政早  
應還。聽維揚莊蠅庵彈琴云。爲有知音遇。援琴入夜彈。高山孤調遠。秋  
雨一鐙寒。文酒情方癖。江湖興未闌。梓州猶落魄。待爾到長安。磁州東  
郊獨遊憶故鄉兄弟云。獨愛東林勝。翛然出郭門。青山晴見樹。紅葉暗  
遮村。歸鳥啼千个。炊煙起一痕。曠望聊自適。詩句許同論。

徐林葵

字爰立。初秋和王丈丁大云。宿雨初晴枕簟涼。好風時送藕花

香。旅懷不耐秋時節。一桁輕寒到客牀。露檻風窗噪暮蟬。一鐙如豆怯



清眠。何時載酒尋詩去。穩泛吳江鴨嘴船。送高融芳守備云。立馬斜陽  
送客行。皓華風色滿征程。一官不及蓴鱸美。羨煞江東老步兵。送別云。  
江南秋盡木葉脫。蘆花如雪楓如血。隨風亂撲征人衣。颼颼若聽哀羽  
折。一肩獨喚渡頭船。黯然信有消魂別。送孟臨山南旋云。官署疏鐙噪  
暮蟬。一時鄉思繞秋眠。向平遣嫁將完日。賀監歸湖好息肩。遙憶飛帆  
斜照裏。到時沈醉落英邊。慚予尙作風塵客。翹首吳山憶惘然。春日云。  
臘盡寒猶冽。春風塞外遲。故園花信早。不寄隴頭枝。

閔榮字湘恆。號漁村。詠柳云。官柳垂煙碧。春風拂畫橋。腰輕憐靜婉。力  
弱妒嬌嬈。舞雪吟偏似。離魂見欲銷。旅人驚節物。愁看短長條。

陳襄字謹甫。馬谷山云。部婁占海國。風物望中賒。石罅兩三樹。坡腰八  
九家。白田鹽作雪。紅莧葉爲花。曠野人煙少。空山啼暮鴉。禾堂云。朝來  
風打窗。攪起一天雪。風定雪亦休。滿地忽明月。送沈雨蒼重遊山左云。  
汶水相逢九度秋。清狂無恙復東遊。難期此後幾年別。且作樽前十日  
留。詩卷疲驢吟入魯。岱宗積雪冷侵裘。定知此去歸應早。堂上星星念

白頭招憶山諸老人集紅蕉書屋云背市溪三折桑麻十畝徧一杯同

此日九老記從前原注先君子有九老圖詩入開元會人歸洛下年他時邱壑裏繪

出數華巔送研生明府之金陵云何事遂離別輕橈發夜闌老將同日

至原注余與君同庚同學貧博一官難明月千山靜長江六月寒秋風起癘末俟我

在長干贛州雜詠五絕云蠻樹周圍晚霧深來從八境一登臨居人未

解坡翁句付與山中木客吟原注東坡有八境樓詩刊於樓下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民

間飲家家橘樹冷深冬鐙火元宵恰又逢城裏踏歌猶未了絳桃紅過

白茅峰靈山廟外樹遮天四月沿門掠社錢簫鼓喧闐深巷裏爭看陸

地開龍船纜升鼉背瘴雲開豁達長風捲地來萬古長江流不盡空留

水色照孤臺野蔓山荆古殿荒昆明劫後魯靈光西風孤角吹殘夜神

馬猶聞嘶曉霜原注白馬廟

石門方樗菴先生書畫之名流布大江南北詩亦淡雅絕倫已刊於

世暮年嘗纂山靜居詩話嘉興府志作二卷因罕鈔傳未能披讀今

年秋闈試武林於積書堂陶氏購得手稿一册凡二十二條僅一卷

後別附楊氏璫文等五家詩三十餘首。蓋待入詩話。尙未刪潤者。故志作二卷云。今以原本贈蔣生沐廣文。卽偕潘子稻生重爲勘校。手錄其副藏之。道光丙午小春月。海昌後學管庭芬芷湘甫跋於學廡志局之忽逢林。

余所得詩話一冊。生沐已刊入別下齋叢書。惜爲庸妄人刪去一則。并附錄亦不刊。今版已燬於寇火。因重錄存之。是日仁和曹丈柳橋金籀來。駭知余友羅鏡泉以智學博已病沒於海昌城。爲之淒然。咸豐庚申八月二十三日庭芬記。

峴備說詩

學詩須從五律起。進之可爲五古。充之可爲七律。截之可爲五絕。充而截之。可爲七絕。

今人作律詩。往往先作中二聯。然後裝成首尾。故卽有名句可摘。而首尾平弱草率。劣不成章。必須一氣渾成。神完力足。方爲合作。五律尤要。所謂四十賢人也。

起處須有峻嶒之勢。收處須有完固之力。則中二聯愈形警策。如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倒戟而入。筆勢軒昂。草枯一聯。正寫獵字。愈有精神。忽過二句。寫獵後光景。題分已足。收處作回顧之筆。兜裹全篇。恰與起筆倒入者相照應。最爲整密可法。又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皆起勢之峻嶒者。舉此可以類推。

五律須講鍊字法。荆公所謂詩眼也。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此鍊實字。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蟻浮仍蠟味。鷗鷺泛已春聲。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此鍊虛

字鍊實字有力易鍊虛字有力難

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鍊句鍊字求者最爲高格如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掛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慎虛道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詩猶文也忌直貴曲少陵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是身在長安憶其妻在鄜州看月也下云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用旁觀之筆兒女不解憶則解憶者獨其妻矣香霧雲鬢清輝玉臂又從對面寫由長安遙想其妻在鄜州看月光景收處作期望之詞恰好去路雙照緊對獨看可謂無筆不曲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是華貴語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雄壯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自然語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是清淡語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人是沈痛語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是恹恍語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是奇警語皆律詩中必有之境姑舉

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是律句中加一倍寫法。

五言律有中二語不對者。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是也。有全首不對者。如挂席幾千里。牛渚西江夜。是也。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

景中有情。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情中有景。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情景兼到。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譏刺語須含蓄。如少陵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太白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皆刺明皇楊妃事。何等婉曲。若香山長恨歌。微之連昌宮詞。直是訕謗君父矣。詩品人品。均分高下。義山如何。四季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尤爲輕薄壞心術。



詩不廢言男女。然是言情。不是導淫。五言體尊。尤宜慎重。唐人詩。小膽空房怯。長眉滿鏡愁。寒盡鴛鴦被。春生玳瑁牀。如是卽止。最爲得體。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頌揚得體。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忠愛切心。皆得三百篇意。

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怨而不怒。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諷而不刺。皆見詩人忠厚。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倒裝法也。

死典活用。古人所貴。少陵禹廟詩。空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橘柚龍蛇用禹事。如此點化。成卽景語。甚妙。

寫景須曲肖此景。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確是晚村光景。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確是深山光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確是窮邊光景。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確是古寺光景。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確是暮江光景。可以類推。

小巧是詩人所戒。如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

新俳優是詩人所戒。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粗俗是詩人所戒。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之類。雖出自少陵。不可學也。詠物詩。必須有寄託。無寄託而詠物。試帖體也。少陵促織諸篇。可以爲法。

五言律亦可施議論斷制。如少陵胡馬大宛名一首。前四句寫馬之形狀。是敘事也。所向二句。寫出性情。是議論也。驍騰一句。勒萬里一句。斷此真大手筆。雖不易學。然須知有此境界。明人鐵馬詩。得此意。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鍊字著色。至此而止。稍過一步。如石壓筍斜出。巖垂花倒開。卽近纖小矣。不可不辨。

拘體不可輕作。此是已成功夫。初學時須律協聲穩。不惟五律爲然也。兩字同解。有用此字而聲亮。用彼字而聲啞者。旣云律詩當講聲韻。擇其亮者用之。又有兩字同解。用此字而甚穩。用彼字而不安者。此故在作詩時自辨之。

五言古詩。厥體甚尊。三百篇後。此其繼起。以簡質渾厚爲正宗。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後。唯陳思諸作。及阮公詠懷。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

餘皆或出或入不能一致也。

古詩貴渾厚。樂府尙鋪張。凡譬喻多方。形容盡致之作。皆樂府遺派也。混入古詩者謬。

蔡琰悲憤詩。王粲七哀。路逢飢婦人一首。劉琨重答盧諶作。已開少陵宗派。蓋風氣之變。必先有數百年之積也。

大謝山水游覽之作。極爲巉削可喜。巉削可矯平熟。巉削却失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之之澀。然視左太沖郭景純。已遜自然。何以望子建嗣宗之項背乎。

陶公詩。一往真氣。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字字沈痛。蓋繫心君國。不異離騷。特變其面目耳。少陵忠義之心。亦如陶公。又變陶公之面目。語云。聽曲識其真。讀詩亦須識其真處。後來王孟章柳。皆得陶公之雅淡。然其沈痛處。率不能至也。境遇使然。故曰。是以論其世也。

陶公自寫悲痛。無意作詩人。故時有直率之筆。學者不可不知。

後人學陶。以章公爲最深。蓋其襟懷澄澹。有以契之也。東坡與陶。氣質

不類。故集中效陶和陶諸作，真率處似之。冲漠處不及也。間用馳驟，益不相肖。

凡作清淡古詩，須有沈至之語，樸實之理，以爲之骨，乃可不朽。非然，則山水清音，易流於薄。且白腹人可以襲取，讀陶公詩知之。

五言古詩，不廢排比對偶。然如陸士衡則傷氣，如顏延之則窒機。蓋整密中不可無疏宕也。

太冲詠懷，景純游仙，皆骨幹清強，神理俊爽。其所以不及漢人者，正以太清強，太俊爽耳。若阮公詠懷，則渾樸之氣未散也。

謝玄暉名句絡繹，清麗居宗。雖不如魏晉諸賢之厚，然較之陰鏗何遜、徐陵庾信，骨幹堅強多矣。其秀氣成采，江郎五色筆，尙不能逮。唐人往往效之，不獨太白也。玄暉詩變有唐風，真確論矣。

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雜擬三十首，尤可爲後人擬古之法。

齊梁陳隋間，自謝玄暉、江文通外，古詩皆帶律體，氣弱骨靡，思淫聲哀，亡國之音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不謂刻論矣。唐初五言

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  
遒復古之功大矣。

太白五言古猶是魏晉遺則。唯天才超妙逸氣橫生遂有尺寸未合處。  
岑嘉州五言古源出鮑照而魄力已大。至慈恩塔詩秋色從西來蒼然  
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雄勁之概直與少陵匹敵矣。高逵夫  
氣骨自遒微失之窘。

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  
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託真氣空涌頌之典則雅之正大  
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於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  
而此例不足以盡之。故於唐以前爲變體於唐以後爲大宗於三百篇  
爲嫡支正派。

望岱一題若入他人手不知作多少語少陵只以四韻了之彌見簡勁。  
齊魯青未了五字囊括數千里可謂雄闊。後來唯退之荆山已去華山  
來七字足以敵之。

奉先寺詩。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清幽何減孟公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之句。可見此等詩。少陵不屑作。非不能作也。

前後出塞詩。皆當作樂府讀。前出塞。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是諷刺語。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是憤惋語。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是決絕語。軍中異苦樂。主將甯盡聞。是感傷語。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是自占身分語。竭情盡態。言人所不能言。

示從孫濟。古詩也。而參用樂府體。中間堂前自生竹八句。拉雜比擬。皆樂府派也。此少陵變化古人處。

東靈湫作語多奇幻。坡陀金蝦蟆一段。指明皇貴妃寵用祿山事。而以荒怪恍惚出之。凡詠時事。宜如此寄託。

奉先詠懷及北征。是兩篇有韻古文。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者也。後人無此才氣。無此學問。無此境遇。無此襟抱。斷斷不能作。然細繹其中。陽開陰合。波瀾頓挫。殊足增長筆力。百回讀之。隨有所得。

述懷詩。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亂離光景。



如繪真至極矣。沈痛極矣。

羌村三首。驚心動魄。真至極矣。陶公真至。寓於平澹。少陵真至。結爲沈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

義鵲杜鵑鳳凰臺諸詩。雖有寄託。而失之儻。學者不必則倣。

佳人一首。亦體兼樂府。

夢李白作。魂來楓林青八句。本之離騷。而仍有厚氣。不似長吉鬼詩幽奇中有慘淡色也。

入蜀諸詩。須玩其鑿刻山水。於謝康樂外另闢一境。

入蜀諸詩。作游覽詩者。必須仿倣。蓋平遠山水。可以王孟派寫之。奇峭山水。須用鑿刻之筆。

劍門詩。議論雄闊。然唯劍門則可。蓋其地爲古今阨塞。英雄所必爭。故有此感慨。若尋常關隘。卽作此大議論。反不稱矣。此理不可不知。

蜀險至成都而平。少陵成都詩。亦用平筆。所謂與題稱也。新月二句。是比興語。以喻天子新立方鎮爭雄。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一首。前輩多賞之。然此詩實有村氣。真則可。村則不可。幾微之界。學者自辨。

牽牛織女詩。陳戒游女。語多迂腐。佻薄非詩。迂腐亦非詩也。

八哀詩。洋洋大篇。然中多拙滯之語。蓋極意經營而失之者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刻意求工。必至拙矣。

古詩有先敘事後點題法。最易得勢。如送表姪王砮詩。次問最少年一段。不知說誰。及至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方知言太宗。麗人行。後來鞍馬一段。亦不知說誰。及至慎莫近前丞相嗔。方知言楊國忠。章法甚奇。王砮詩前後分兩大段。換兩韻。同大食寶刀歌一例。亦用韻之奇者。王砮詩後半叙避亂時事。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左右不作對句。筆勢參差錯綜。最宜學。

摩詰五言古。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性情也。若孟公則真山澤之癯矣。

三韻五言古。摩詰太白蘇州皆有之。太白宕逸。蘇州幽澹。摩詰清遠。春

夜竹亭一首送別一首可見。

贈張五弟詩。窗外鳥聲閒。階前虎心善。階前句甚奇而仍平。此摩詰能用柔筆處。

齊州送祖三四韻。短古也。三聯。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用寫景之筆。宕開而情在景中。篇幅遂短而不促。此法宜學。

宿鄭州詩。孤客親僮僕。語極沈至。後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衍作兩句。便覺味淺。歸愚尙書嘗言之。雀喧一句亦簡妙。可悟鍊句法。

孟浩然王昌齡常建五言清逸。風格均與摩詰相近。而篇幅較窘。學問爲之。才力爲之也。

王昌齡聽彈風入松一首。最爲清幽。收處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殊得琴理。作清微詩。亦須識此意。故曰詩禪。

大歷劉錢古詩。亦近摩詰。然清氣中時露工秀。澹字遠字微字。皆不能到此。所以日趨於薄也。

儲光羲田家諸作。真樸處勝於摩詰。

詩忌拙直。然如元次山春陵行。賊退示官吏諸詩。愈拙直。愈可愛。蓋以仁心結爲真氣。發爲憤詞。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

作五言古。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生毋熟。次山篋中集。實得此意。

漁洋五古。實從大歷諸子入。其推崇盛唐。張大門戶耳。故詞氣清腴。而不甚樸厚。

韋公古澹。勝於右丞。故於陶爲獨近。如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甯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如出五柳先生口也。

韋公亦能作秀語。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亦足敵王孟也。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尙意。韋公不尙意。微妙之詣也。

悼亡詩。必極寫悲痛。韋公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亦以澹筆寫之。而悲痛更甚。

柳子厚幽怨有得騷旨而不甚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沈至語少也。南澗一作氣清神斂。宜爲坡公所激賞。

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帖排募。開張處過於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後。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

南山一首。昔人以擬北征。其貫不類。北征抒寫情境。不可不作。南山刻畫山水。可以不作。

南山詩五十餘。或字與送孟東野序二十餘。鳴字一例。大開後人惡習。學詩學文者宜戒。

秋懷詩。古人尺度。如露滋秋樹高。蟲弔寒夜永。宛然晉宋人語也。歛退就新懦四語。則效大謝之削鍊。而理致較勝。

岳陽樓別竇司直一首。最雄放。瀧吏一首。最質古。調張籍詩。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劍崩豁。乾坤擺雷碾。奇傑之語。憂憂獨造。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虛字強押。退之所創。然不可輕學。學之往往不穩。韓孟聯句。字字生造。爲古來所未有。學者不可不窮其變。

孟東野奇傑之筆。萬不及韓。而堅瘦特甚。譬之偃陽之城。小而愈固。不易攻破也。東坡比之空螯。遺山呼爲詩囚。母乃太過。孟郊賈島並稱。謂之郊寒島瘦。然賈萬不及孟。孟堅賈脆。孟深賈淺。故也。

劉叉賈島。粗率荒陋。殊少可取。古之依草附木者也。

香山五言。直率淺露。殆無可法。秦中吟諸篇。較有思想。而亦傷平直。

劉夢得天壇遇雨作。變化奇幻。已開東坡之先聲。

東坡五古。有禪理者甚佳。用禪語者甚劣。

東坡才思甚大。而有好盡之病。少含蓄也。

東坡五古。有精神飽滿。才氣空涌。甚不可及者。如千山動鱗甲。何人守蓬萊諸篇。

東坡五古。好和韻疊韻。欲以此見長。正以此見拙。網了好打。畢竟是網。陶詩多微至語。東坡學陶。多超脫語。天分不同也。

和子由園中草木。及黃州墾荒。海外種菜等詩。皆質樸有味。



七言古。雖肇自栢梁。在唐以前。具體而已。魏文燕歌行。已見音節。鮑明遠諸篇。已見魄力。然開合變化。波瀾壯闊。必至盛唐而後大昌。

王楊盧駱四家體。詞意婉麗。音節鏗鏘。然猶沿六朝遺派。蒼深渾厚之氣。固未有也。何景明欲以此種易李杜。宜不免漁洋刀圭誤人之誚矣。太白七古。體兼樂府。變化無方。然古今學杜者多成就。學李者少成就。聖人有矩矱可循。仙人無踪跡可躡也。

戰城南。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蜀道難。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要是野調。太白天才揮灑。人遂不敢議耳。

鳴皋歌。是騷體。混入七古。大謬。

太白七古不易學。然一種清靈秀逸之氣。不可不學。得其一二。俗骨漸輕。

高達夫七古。骨整氣適。已變初唐之靡。特奇逸不如李。雄勁不如岑耳。岑嘉州七古。勁骨奇翼。如霜天一鷗。故施之邊塞最宜。

嘉州白雪歌。瀚海闌干百丈冰。此誤用也。瀚海卽大漠。卽戈壁。非有積

水安所得百丈冰也。

輪臺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走馬川行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等句。兵法所謂其節短其勢險也。

嘉州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欲使蒼鷹翻向後。寫盡馬之才矣。少陵諸馬詩。并能寫馬之德。所以更高一層。

摩詰七古。格整而氣斂。雖縱橫變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屬對工穩。極可爲後人學步。

孟公邊幅太窘。然如夜歸鹿門一首。清幽絕妙。才力小者。學步此種。參之李東川派。亦可名家。

少陵七古。學問才力性情。俱臻絕頂。爲自有七古以來之極盛。故五古以少陵爲變體。七古以少陵爲正宗。

送孔巢父謝病歸江東兼呈李白一首。巢父本是竹溪六逸之一。又值其謝病而歸。故語多帶仙靈氣。所謂與題稱也。起筆巢父掉頭不肯住。

東將入海隨煙霧。突兀可喜。下接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一句應不肯住。一句應入海。整束有力。自此便順流而下矣。直起不裝頭之詩。此最可法。收筆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只作一點。確是兼呈。題中賓主分明。

兵車行。行人但云點行頻。去時里正與裹頭。縱有健婦把鉏犁。合之五古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石壕吏諸詩。見唐世府兵之弊。家家抽丁。遠戍。煙戶一空。少陵所以爲詩史也。唐以後兵農既分。百姓久無此苦。作從軍詩者。不可攔入此等語。

飲中八仙歌。題目纖小。章法離奇。不足效法。後人津津稱之。可謂瞽說矣。

麗人行。前半竭力形容楊氏姊妹之游冶淫佚。後半敍國忠之氣燄逼人。絕不作一斷語。使人於意外得之。此詩之善諷也。通篇皆先敍後點。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結楊氏姊妹。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結國忠。章法可學。

醉時歌爲鄭虔作。虔從祿山而云。道出羲皇。云德尊一代。標榜失實。學者當戒。然如春夜沈沈一段。神情俱到。最足摹擬也。

七言古詩。必有一段氣足神王之處。方足聳目。如醉歌行。春光澹沲一段。寫送別光景。使前半敘述處皆靈。忽句句用韻。忽夾句用韻。亦以音節動人。

秋雨歎。階下決明一首。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有小人衆而君子獨惕。惕危懼之意。三百篇之旨也。

少陵馬詩。首首不同。各有寄託。各出議論。各見精采。合讀之。分觀之。可悟作詩變化之法。

奉先劉少府山水障子歌。起手用突兀之筆。中段用翻騰之筆。收處用逸宕之筆。突兀則氣勢壯。翻騰則波瀾闊。逸宕則神韻遠。諸法備矣。須細細揣摩。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文章有神交有道七字。總提有力。以下便揮

灑自如。氣酣日落一段。與贈鄭虔春夜沈沈後半。同一筆墨。所謂氣足神王處也。

哀王孫。是樂府體。故起用比興。高帝子孫六句。筆頭提得起。尤佳在一句一轉。曲盡賊中相逢。心膽俱怯光景。結處勉勵得體。

悲青坂。亦樂府。山雪河水野蕭颯。青是烽煙白人骨。無限淒涼。以十四字括之。愈簡愈悲。

哀江頭。亦樂府。麗人行何等繁華。哀江頭何等悲慘。兩兩相比。詩可以興。

洗兵馬。隊仗既整。音節亦諧。幾近初唐四家體。然蒼勁之氣。時流楮墨。非少陵不能作也。

同谷七歌。首章有客有客。次章長鑣長鑣。三章有弟有弟。四章有妹有妹。皆平列。五章四山多風。忽變調。六章南有龍兮。又變調。七章忽作長調起。以骯髒之詞收足。有此五六章之變。前四章皆靈。有七章長歌作收。前六章皆得歸宿。章法可學。然二章長鑣長鑣。與弟妹不類。又不變

之變。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後段胸襟極闊。然前半太覺村樸。如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作盜賊四語。及驕兒惡臥踏裏裂語。殊不可學。

詠物必有寄託。如觀打魚歌。衆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躍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見賢才被囚。憤懣無聊光景。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告以愛惜賢才之意。既飽歡娛亦蕭瑟。更爲饜饕者戒。

又觀打魚。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鮪隨風雷。干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見嚴法暴政。賢才引避。又是一種寄託。

桃竹杖引。戒章留後之不臣。詞意危迫。然章法離奇。似離騷之辭。初學不可輕效。

丹青引。畫人是賓。畫馬是主。却從善書引起善畫。從畫人引起畫馬。又用韓幹之畫肉。墊將軍之畫骨。末後搭到畫人。章法錯綜絕妙。學者亟宜究心。唯收處悲颯。不可學。



韋諷錄事宅觀畫馬圖一首。前半平叙將軍之畫馬。憶昔一段。追溯明皇牧馬之蕃。將軍畫馬之妙。今則翠華已逝。畫手猶存。絕大波瀾。無窮感慨。學者熟此。可悟開拓之法。皆與此圖筋骨同一句。作鈎勒。更無奔放不收之病。味之。

王兵馬使二角鷹。寫鷹卽寫人。以將軍勇銳與之敵。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朔雲爲點題眼。乃不是尋常咏物。且移不去別處。詠鷹起筆收筆。皆出題外用力。起四語。空作寫景。而角鷹已呼之欲出。尤宜效法。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前半是王郎語。杜後半是杜答王郎。一問一答。截然兩段章法。大奇。

七古盛唐以後。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韓公七古。殊有雄強奇傑之氣。微嫌少變化耳。

少陵七古。多用對偶。退之七古。多用單行。退之筆力雄勁。單行亦不嫌弱。終覺鈐束處太少。

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

香山七古所謂長慶體然終是平弱漫漶

香山長恨歌今古傳誦然語多失體如漢皇重色思傾國明明言唐何必曰漢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豈非訕謗君父孤燈挑盡未成眠又似寒士光景南內淒涼亦不至此

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詩叙天寶事只數語而無限淒涼可悟長恨歌之繁冗

琵琶行較有情味然我從去年一段又嫌繁冗如老嫗向人談舊事叨叨絮絮厭瀆而不肯休也

上陽白髮人新豐折臂翁兩篇長於諷諭頗得風人之旨惜詞未簡古元微之連昌宮詞亦一時傳誦而失體尤甚如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宮闈醜事播之詩歌可謂小人無忌憚矣

李長吉七古雖幽僻多鬼氣其源實自離騷來哀豔荒怪之語殊不可廢惜成章者少耳

長吉七古。不可以理求。不可以氣求。譬之山妖木怪。怨月啼花。天壤間宜有此事耳。

東坡最長於七古。沈雄不如杜。而奔放過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曠似之。又有文學以濟其才。有宋三百年。無敵手也。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確是游金山寺發端。確是東坡游金山寺發端。他人鈔襲不得。蓋東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發源。金山在鎮江。下此卽海。故曰送江入海。中間微風萬頃二句。的是江心晚景。收處江山如此四句兩轉。尤見跌宕。

金山樓閣何耽耽。四句。確是游金山後復游焦山發端。可悟連章蟬聯之法。

桃源行。摩詰一副筆墨。退之一副筆墨。石鼓歌。退之一副筆墨。東坡一副筆墨。古之名大家。必自具面目如此。

登州海市詩。雖不襲退之衡山。而風格近似。蓋情事畧同之故也。人所不能比喻者。東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東坡能形容。比喻之後。再

用比喻形容不盡。重加形容。此法得自華嚴南華。東坡秧馬歌水車詩。皆形容盡致之作。雖少陵不能也。

東坡七古。間學初唐。亦復音節婉轉。

東坡七古。亦時以和韻疊韻見絀。其運用典故。亦有隨筆拉雜。不甚貼切者。學者宜知其病。

七律以元氣渾成爲上。以神韻悠遠爲次。以名句可摘爲又次。以小巧粗獷爲下。

唐初七律。有平仄一順者。至摩詰少陵。猶未改。如摩詰酌酒與君一首。第三聯草色全經。平仄一順。少陵天門日射一首。第三聯雲近蓬萊。平仄一順。此類甚多。要是當時初創此體。格調未嚴。今人不必學也。

七律有全首拗調。如古詩者。少陵主家陰洞一首。城尖徑仄一首之類。是也。初學不可輕效。

七律下字鍊句。須解高亮二字。不高不亮。詩雖好。亦減成色。

講求高亮。尤須辨虛響實響。凡聲有餘。意不足。或意雖是。氣不沈。光太。

露者皆謂之虛響。明七子學盛唐，每犯此病。

昔人謂水田飛白鷺，夏木嘒黃鸝。本是舊詩。摩詰祇加漠漠陰陰四字，不知無此四字，便成死語。有此四字，乃現活相。此理可思。非但摩詰也。摩詰七律，有高華一體，有清遠一體，皆可效法。

和賈至舍人早朝詩，究以岑參爲第一。花迎劍珮，柳拂旌旗，何等華貴自然。摩詰九天閭闔一聯，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更不妥矣。詩有一日短長，雖大手筆不免也。

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義山學之，得其濃厚。東坡學之，得其流轉。山谷學之，得其奧峭。遺山學之，得其蒼鬱。明七子學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喜事也。劍外忽傳收薊北，今人動筆，便接喜欲狂矣。忽拗一筆云：初聞涕淚滿衣裳。以曲取勢，活動在初聞二字。從初聞轉出卻看，從卻看轉出漫卷，纔到喜得還鄉正面，又不遽接還鄉，用白首放歌一句墊之，然後轉到還鄉。收筆巴峽穿巫峽，襄陽下洛陽，正說

還鄉矣。又恐通首太流利。作對句鎖之。卽走卽守。再三讀之。思之。可悟俯仰用筆之妙。

前半首寫光景。後半首寫感慨。少陵七律。每有此體。然必光景中隱含感慨。卽三百篇之興體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兵戈不見老萊衣。是提清省覲矣。第二句我已無家尋弟妹。忽插入自己作襯。纔是愁人對愁人。意更沈痛。五六兩句。景中含情。開展頓宕。收處各努力。未同歸。又插入自己。期望親切。是少陵送人省覲詩。他人移掇不得。

野人送朱櫻詩。意中先有昔爲朝官與賜櫻桃之事。然使卽從當時與賜說起。轉到野人之送。以寄淒涼。便是直筆俗筆。少陵卻作倒裝。西蜀櫻桃也自紅。只也自紅三字。已含下半首矣。第三語愁仍破。四語訝許同。躍躍欲出而頓挫之。然後點明憶昨二句。第七語金盤玉筯無消息。將憶昨之事結過。落句此日嘗新類轉蓬。歸到本題。八句中。收縱開合。直是一篇大古文。學者究心於此。便無平直之章。



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李義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全學此種。而用意各別。

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起得沈厚突兀。若倒裝一轉。萬方多難此登臨。花近高樓傷客心。便是平調。此秘訣也。

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悲字好字。作一頓挫。實七律奇調。今人讀爛不覺耳。

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一句中鍊兩字關鎖法。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一句中鍊一字關鎖法。

登高一首。起二。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收二。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通首作對。而不嫌其笨者。三四無邊落木二句。有疏宕之氣。五六萬里悲秋二句。有頓挫之神耳。又首句妙在押韻。押韻則聲長。不押韻則局板。

諸將秋興詠懷古跡。皆集中傑作。分讀合讀。暫讀久讀。觸處皆有領悟。少陵七律有最拙者。如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是也。

有最纖者。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之類是也。皆開後人習氣。學者不必震於少陵之名。隨聲附和。又如百年萬里。日月乾坤。少陵慣用之字。學之易近膚廓。亦宜慎擇。

七律至中唐而極秀。亦至中唐而漸薄。盛唐之渾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纖小。至中唐日開。故大歷十子七律。在盛衰關頭。氣運使然也。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漢文有道一聯。可謂工矣。上聯芳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疑爲空寫。不知人去句。卽用鵬賦主人將去。日斜句。卽用庚子日斜。可悟運典之妙。水中著鹽。如是如是。

用剛筆則見魄力。用柔筆則出神韻。柔而含蓄之爲神韻。柔而搖曳之爲風致。讀大歷人七律。須辨此界。

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飛卿華而不實。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敵手。

聖女祠。三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作縹緲幽冥之語。而氣息

自沈故非鬼派。

無題詩多有寄託以男女比君臣猶是風人之旨其間意多沈至詞不  
纖佻非冬郎香奩可比。

碧城諸詩似說楊妃事而語特含渾至鄂君悵望二句明指壽皇猶較  
馬嵬蘊藉。

晚唐七律非無佳句特少完章且所云佳句又景盡句中句外並無神  
韻如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牆頭細雨無纖草水面迴風  
聚落花細水浮花歸別澗澹雲含雨入孤村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  
頭數點山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芳草有情多礙馬好雲  
無處不遮樓等類皆無事外遠致也。

東坡七律一氣相生旋轉自如之作最爲上乘言情深至者亦可取填  
砌典故湊韻湊篇者最下。

東坡能行氣不能鍊句故七律每走而不守。

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

衣吳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路繞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中唐人詩也。同一佳句。而句外有神。與晚唐自別。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王濬樓船四語。雖少陵動筆。不過如是。宜香山之縮手。五六人世幾回二句。平弱不稱。收亦無完固之力。此所以成晚唐也。

放翁七律。極有佳者。如新夏感事之。百花過後綠陰成。感憤之。今皇神武是周宣。皆逼近盛唐。今人必取其雕琢小巧之句。以爲工。失放翁之真矣。

五言絕句。截五言律詩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如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是也。有截後四句者。如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也。有截中四句者。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有截前後四句者。如山

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是也。七絕亦然。

謝朓以來。卽有五言四句一體。然是小樂府。不是絕句。絕句斷自唐始。五絕只二十字。最爲難工。必語短意長。而聲不促。方爲佳唱。若意盡言中。景盡句中。皆不善也。

少陵退之。東坡三大家。皆不能作五絕。蓋才太大。筆太剛。施之二十字。反喫力不討好。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五絕究以含蓄清淡爲佳。

太白才逸。筆在剛柔之間。故亦能作五七絕。

摩詰臨高臺。送黎拾遺。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所謂語短意長。而聲不促也。可以爲法。

輞川諸五絕。清幽絕俗。其間空山不見人。獨坐幽篁裏。木末芙蓉花。人閑桂花落。四首尤妙。學者可以細參。

韋公懷君屬清夜。一首清幽不減摩詰。皆五絕之正法眼藏也。

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五絕中能言情。與嘉州馬上相逢無紙筆。七絕同妙。

祖詠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蒼秀之筆。與章相近。

王昌齡櫻欄花滿院。苔蘚入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句中有禪理。句外有神韻。可法也。

劉長卿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較王章稍淺。其清妙自不可廢。

劉方平長信宮。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怨而不怒。意近風人。亦五絕所貴也。

張仲素春閨。裊裊城邊柳。猗猗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歸愚尙書謂暗用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意甚是。

戴叔倫三閩廟。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並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悲涼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義山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歎老之意極矣。然祇說夕陽。並不說自己。所以爲妙。五絕七絕。均須知此。此亦比興也。



五絕七絕作法畧同。而七絕言情。出韻較五絕爲易。蓋每句多兩字。則轉折不迫促也。

七絕亦切忌用剛筆。剛則不韻。卽邊塞之作。亦須斂剛於柔。使雄健之章。亦饒頓挫。乃不落粗豪。

退之荆山已去。華山來一絕。是剛筆之最佳者。然退之亦不能爲第二首。他人亦不能效退之。再作一首。可見此非善道。

七絕固可將七律隨意截。然截後半首一二對三四散。易出風韻。截前半首一二散三四對。易致板滯。截中二聯更板。截前後通首不對。易虛。此在學者會心耳。

七絕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點。則神韻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盡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作指點。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轉柁處。求之古人。雖不盡合。然法莫善於此也。

王翰涼州詞。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

來征戰幾人回。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

唐人七絕。每借樂府題。其實不皆可入樂。故只作絕句論。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怨而不怒。詩人忠厚之旨也。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不遣沙場匹馬還。意盡句中矣。而雄健可喜。亦不可一格論也。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羨寒鴉羨得妙。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怨沅湘怨得妙。可悟含蓄之法。

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若作燕子他去。便呆。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

李義山君問歸期一首。賈長江客舍并州一首。曲折清轉。風格相似。取其用意沈至。神韻尙欠一層也。

義山七絕以議論驅駕書卷而神韻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體於詠史最宜。

太白七絕天才超逸而神韻隨之如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如此迅捷則輕舟之過萬山不待言矣中間卻用兩岸猿聲啼不住一句墊之無此句則直而無味有此句走處仍留急語仍緩可悟用筆之妙。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深得一婉字訣。

少陵七絕槎枒粗硬獨贈花卿一首最爲婉而多諷花卿僭用天子之樂詩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何言之蘊藉也江南贈李龜年詩亦有韻。

黃四孃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詩並不佳而音節夷宕可愛東坡陌上花開蝴蝶飛卽此派也。

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却少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

與月徘徊致也。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趣也。獨餘生欲沒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則氣韻兩到。語帶沈雄。不可及也。

小杜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是加一倍寫法。陵樹秋風。已覺淒慘。况無樹耶。用意用筆甚曲。

五言長排。必以少陵爲大宗。岑參王維篇幅尙窘。後來元白。滔滔不絕。失之平滑。不足仿效也。

五排篇幅短者。起筆可以突兀。篇幅長者。必將全篇通括總攬。以完整之筆出之。岑參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王維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皆起筆之突兀者也。要是篇幅短故耳。長者嫌頭小矣。少陵投贈哥舒開府之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行次昭陵之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重經昭陵之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謁先主廟之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皆包攬全篇。完整足法。

一隅可反矣。

長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頓以見起。用結束以見止。提頓結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輕。段落有長有短。參差錯落。以救方板。少陵無法不備。學者可細揣摩也。

洋洋大篇。收場尤須完整。如投贈哥舒篇之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結出投贈之意。謁先主之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結出懷古抒忱之意。皆精神飽滿可法。他篇如此者甚多。可以類推。